



生 卷

搜书院

·琼剧·

集新剧团、广东省戏曲改革委员会海南分会整理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劇情簡介

清代琼州道台署中，有一侍女，名叫紫鶯，常受道府夫人凌辱，心抱不滿，但因沒有去路，只得悲悶度日。一天，紫鶯隨道台的女兒到軍坡進香，道台的女兒失丟金釵，被琼台書院書生張日文拾獲。道府夫人得知失釵的事，便拷打紫鶯，指責她粗心大意；經紫鶯申訴情由后，道府夫人乃命她前往太和庵求佛占卜。時適張日文游太和庵，得知原由，便將金釵交還紫鶯。交談之下，張日文見紫鶯聰明伶俐，又憐惜她的处境，紫鶯也羨慕張日文為人忠誠老實，因此，兩人心中，各生愛慕之情。

紫鶯回府后，日夜思念張日文，又得知道台要將她嫁給鎮台為妾的消息，便巧扮男裝，連夜逃到琼台書院，求張日文解救；不料被道台署卒發覺，報知道台，道台令鎮台，帶兵圍搜書院。

琼台書院掌教謝保，為人正義，素愛張日文，又憐惜紫鶯的遭遇，便在危急中，以書院重地為詞，拒絕鎮台搜查。鎮台無奈，便一面命士兵圍困書院，一面帶謝保到道台署理論；謝保又趁此機會，將紫鶯藏于轎底，在途中把她放走。後來，道台親往圍搜，也不見踪跡，只得狼狽而歸。紫鶯却因而脫險，和張日文結為夫婦。

人 物

- 紫 鶯：二十歲，道台署中侍女。
張日文：二十歲，琮台書院學生。
謝 保：五十多歲，琮台書院掌教。
菊 香：十九歲，道台署中婢女。
李 之：二十四歲，張日文同學。
院 工：五十歲，琮台書院院工。
道 台：五十多歲。
鎮 台：五十歲。
夫 人：五十歲，道台妻子。
秋 香：二十一歲，道台的女兒。
署 卒：三十歲，道台署中兵卒。
尼 姑：五十多歲，太和庵廟祝。
学 生二人。
游 客二人。
梅 香二人。
輜 伕二人。
士 兵八人。

第一場

景：軍坡远景。

（幕啓時，一陣鑼鼓聲由遠而近，一群舞獅的人過場后，有三三二二的男女走過。之后，游客甲、乙上。）

游客甲：（唱“高腔”）鑼鼓笙角，陣陣声响，都如点兵，龍旗飄揚。

游客乙：（唱）那排本是，舞獅打鹿，这边是人，携珠舞龍。（同下）

（紫鶯手提香籃，引秋香上。）

秋香：（唱）軍坡果然，百般景象，双双对对，如鳥飛翔。

紫鶯：（唱）秋香小姐，來去進香，奴向前行，小姐后跟。（同下）

（游客丙、丁上。）

游客丙：（唱）男男女女，相參相夾，真是标致，这对女人。

游客丁：（唱）那个女子，若嫦娥降，生得秀丽，不知是誰。（同下）

（張日文、李之上。）

張日文：（唱）是木魚鐘，抑玉环响，是脂粉香，抑焚椒蘭。

李之：（唱）椒蘭味濃，脂粉氣淡，神鐘玉环，聲音不同。

張日文：那是我聽錯了。哈哈！

（唱）那里出這，良工巧匠，擺在那邊，這多画像。

李之：（唱）你見画像，挂在何方？羅裙香帶，綠綠紅紅。

張日文：啊！我又錯了。哈哈！

（唱“中板”）李兄喂，去那邊看人打鹿，軍坡元場

景致滿眼。

李 之：是，看得完全才好。（同下）

（紫鶯慌張地上；急覓金釵。）

紫 鶯：（唱“急程途”）無意失金釵，心慌無主宰，只怨小姐愛裝戴，失落金釵我受災，到处是人山人海，叫我紫鶯，如何安排。（“轉二字板”）怨我一时，粗心大意，小姐失落，貴重金釵，覓完这边，又覓那排，大大小小，查問不知，只求落放，好人手里，貪財人拾，金釵定敗，这久無着心挂碍，夫人打罵紫鶯任挨。（急尋覓下）

（張日文上。）

張日文：（唱“中板”）裝景裝春色百出，有好多八宝裝軍，游玩太多头都暈，轉回書房學習詩文。（要下，腳踏到金釵，驚异拾起。唱）这是女人的头插，因何失落無人管！头插全是用金打，五粒珍珠这么大，这物件，不是一般平民帶，必然是，失主是貴族家子。讀書人眼不看斜，我不想，發这橫財享榮華，是不錯，放他回原痕原迹，失主覓着心喜欢。（想放回原处，但又停止）想起來，放在此，逢別人來拾去插；那时候，黑狗偷吃白狗担，若不然，也是遭猪踢狗踏，損失錢財也略大；那时候，人夫妻相罵相打，还怕要惹出人命。是不錯，我暫拾回慢慢查，才通知原主來領，聖賢門徒心地正，就拾回去也無大禍。（白）好，帶回去！（下）

（幕落）

第二場

景：道合署內廳。

—（“程途頭”起幕。幕啓時，紫鶯受打后跪在廳上。）

紫 鶯：（唱“古腔”）虧屈我滿腹含冤！恨小姐，不謹慎，金釵失，累糾纏。情由都不查分清，就下毒刑那夫人。夫人她，心殘惡，若公堂，落嚴刑，亂鞭毒打我全身，受冤枉去對誰伸。苦了我，失雙親，听人騙，落虎穴，人間苦我已受盡，怎样捱過這終身。我紫鶯，錯腳落在这深淵，長年長月怨恨綿綿！（打盹）

（天將亮，菊香捧一碗粥，偷偷上。）

菊 香：（唱“中板”）夫人做人心腸毒，打紫鶯姐全身傷，怨小姐，不小心將金釵棄，就罵人不會照管，夫人她，對待紫鶯如犯人，茶飯都不分一點，我菊香，心想解救又無力，暗暗啼哭與悲傷，今旦早，我一起床瞞她眼，偷偷走來分口穢（米湯），盡我姐妹的情緣，且去房中看她一眼。（開門，白）紫鶯姐！紫鶯姐！

紫 鶯：妹妹！

菊 香：姐姐！

（兩人相抱，奏“哭流水”）

菊 香：姐姐，夫人素不講理，你受毒打，我很难過，可恨夫人不准講情，今早我瞞夫人之眼，捧一碗稀粥給你吃，我知道你喉干了。

紫 鶯：多謝妹妹对我关心。

菊 香：快快吃啦！

（紫鶯吃粥。）

菊 香：待夫人性下，慢慢和她講情，我看也不会有大罪。

紫 鶯：住在人門，就該受人欺了！

菊 香：（唱“夾板”）姐喂，那夫人，心腸毒，毆打你，全身伤，尤甚过判官閻王，迫你跪地脚都腫。

紫 鶯：（唱）在他門，多怨嘆，我为人，实难堪，妹你有心來相探，紫鶯永远記襟胸。

菊 香：（唱）想係人（我們），早与暗，听候她，如值班，热亦不中冷不中，差錯就受棍受板。

紫 鶯：（唱）那小姐，惡非常，性情凶，如起瘋，如有那件心不合，家俬物件都遭殃。

菊 香：（唱）你可知，金釵落，在軍坡，那一方，我与你去覓完完，拾回交还免受慘。

紫 鶯：（唱）軍坡上，人多众，人已拾，把过关，千怨万怨無怨誰，只怨小姐她不管。

菊 香：（唱）这个禍，从天降，受凌辱，太冤枉，如今想个办法，夫人若來好轉腕。

紫 鶯：（唱）生死权，由她掌，罵与打，任她安，她的語言自嘴轉，自头道理是四方。

菊 香：（唱）在窗外，形影动，走廊下，脚步响？

紫 鶯：（唱）速找地方去藏躲，莫被人見你也受难。

（菊香急下。二梅香、夫人上。）

夫 人：紫鶯，你想着了嗎？

紫 鶯：奴想了通夜，还是不知金釵失落在何处。

夫 人：哼，你知这支金釵几貴重，是夫人寿誕时文武諸官

所贈的壽禮，千金難買。今日被你这笨丫頭遺失，要你做一世工都賠不起呀。

紫 鶯：金釵是小姐自己失落，難道小姐就沒有罪，單單叫奴受打嗎？

夫 人：你為何不小心照顧小姐？

紫 鶯：金釵插在小姐頭上，她自己尙不能照顧，還叫別人照顧得着嗎？

夫 人：哼，你真真氣死我囉！（唱“板腔”）賤婢……大胆較嘴舌，激得我氣怒沖天。你知金釵，幾多貴器，壽誕禮物，得來不易。你做奴婢，小姐身邊，早晚奉侍，兩不分离，如今金釵，遺失不見，難道你就，不查不理。真正是，送財出宅大不利，你掃帚星，難旺門楣。

紫 鶯：（唱）夫人息怒，且听根机，奴虽伺候，早晚不离，小姐不是，不識頭天，習讀詩書，曉情达义，金釵遺弃，尙不知机，叫奴照顧，真不容易。奴奴滿處，尋查不見，夫人迫奴，實實難矣。想奴自小，夫人携养，都如母子，一样情义，如今只因，金釵一枝，夫人不惜，將奴凌迟，夫人喂，为人应想三想四，金釵貴重人也值錢。

夫 人：哼，你还敢多嘴。

紫 鶯：不敢，只求夫人洞情察理，不要將奴凌辱。

夫 人：難道是虧屈了你？

紫 鶯：古語云：“惱子叫妮妮，愛子加支鞭”，夫人打奴是惜奴，奴不計較，只是小姐自己失物，移禍及奴，恐怕夫人也不過得心。

夫 人：唔……我一向都不愛多事！（想）好，夫人就不打

你，但你要听夫人吩咐。

紫 鶯：奴怎敢違夫人。

夫 人：我命你即刻去太和庵求菩薩，查查这枝金釵落在何方、何人之手。

紫 鶯：遵命。（要下）

夫 人：且慢，梅香，取香籃來！

（梅香下，持香籃复上，交給紫鶯。）

夫 人：快去快回，不得有誤！

紫 鶯：是。（下）

夫 人：如查出下落，就叫老爺差人去取，誰敢違抗，滅他九族。

（道台上。）

夫 人：老爺回來了，妾身有禮。

道 台：夫人免禮。夫人！剛才我回到階前，見紫鶯携帶香籃，是何事故？

夫 人：老爺有所不知，事因昨日軍坡節期，我女前往進香，紫鶯这丫頭奉侍不周到，遺弃妾身壽誕時諸官所贈之金釵。

道 台：有这等事？

夫 人：四面八方都覓不着，昨夜責打一頓，罰他跪了一夜，今早命他前往太和庵求菩薩，查看落在何方。

道 台：唉，貴重之物，失落实在可惜。

夫 人：老爺，鎮台邀請過府，為何到今才回？

道 台：这个……（注視梅香）

夫 人：梅香，去做你的工。

二梅香：啊！（下）

道 台：（唱“中板”）夫人喂，有件事真是巧合，想提出与

你磋商。

夫人：（唱）有事請直說無妨，講出妾身好知端。

道台：（唱）昨晚與鎮台共宴，月下閑談酒席間，鎮台爺，話中有意求愛妾，想娶紫鶯結鴛鴦。

夫人：（唱）鎮台爺，已有夫人身邊跟，心猿意馬理不當。

道台：（唱）做官人，三妻四妾是平常，娶個侍妾不相干。想回我，來此理四品皇堂，离朝廷远处南方，應得鎮台他膏力，海防巡守靠他幫。

夫人：（唱）應該怎做才適當，老爺你有何主張。

（菊香上，偷听。）

道台：（唱）照我看，紫鶯已养大成人，先后不免得嫁翁。侍女中，就只她人材出众，配与鎮台定喜欢。

夫人：（唱）怕鎮台爺心不中，嫌紫鶯做奴做嫻（婢）。

道台：（唱）剛剛我早对你談，鎮台对她心早甘。

夫人：（唱）既如此，紫鶯命好得貴人，嫁鎮台爺得福享。

道台：（唱）怕只怕，怕紫鶯她心不甘，她与別人大不同。

夫人：（唱）老爺喂，馬飼这久性我熟，她行动我早看穿；婚姻事，不由得她願不願，你（我們）养她，嫁好嫁坏由你安。

道台：（唱）夫人果然有見識，婚禮之事就叫人办。

（菊香下，署卒上。）

署卒：大人，廳堂有事請你。

道台：即去。

（署卒下。）

夫人：老爺請了。

（道台、夫人各下。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場

景：佛庵。

（幕啓時，尼姑在打掃桌椅。）

紫 鶯：（上，唱“中板”）夫人口大難走閃，命我來求佛打籤，到此就是太和庵，求問菩薩是凶也祥。（入門，白）師父，弟子有禮！

尼 姑：有禮。

紫 鶯：師父，我有件事特來求菩薩占卜。

尼 姑：可將香貫投來！

紫 鶯：我是道府侍女，因昨天奉侍小姐到軍坡進香，小姐不小心，遺失金釵一枝，上有珍珠五粒，不知落在何方；夫人將我責打，又迫我前來占卜，只望師父向菩薩禱告，指明方向。

尼 姑：啊！原來你是道府梅香姐，坐坐。這金釵原是貴重之物，等師父替你問查。

（尼姑敲鐘鼓，焚香寶。）

尼 姑：請姐姐跪拜！

（紫鶯跪拜。）

尼 姑：（唱“中板”）有弟子來神前跪，求菩薩大慈大悲，道台女，落枝金釵好寶貴，至今尤不知原委，夫人發性行虎威，連累梅香她受虧，求菩薩，指個方向好查問，有求則應香烟不斷。（白）打籤！

（紫鶯搖籤，尼姑看。）

尼 姑：（念詩）勢利人情古猶今，禍福相尋如塞翁，太白

金星隱西北，湖光山色月朦朧。

紫 鶯：師父，菩薩如何指示？

尼 姑：這枝籤詩……慢慢看起來上面似得很好，但下截則渺渺茫茫。

紫 鶯：如何見得？

尼 姑：“禍福相尋如塞翁”，這好像易失易得，但“太白金星隱西北”，那就渺渺茫茫了。唔……你小姐有否到過西北方？

紫 鶯：小姐並不曾去過西北方。

尼 姑：有了，小姐的金釵是西北方人拾去。這地有西北方人否？

紫 鶯：隨跟老爺來的有北方公差。

尼 姑：不錯，金釵一定落在公差之手。

紫 鶯：要是公差拾着，夫人吵鬧長日，豈不交出嗎？

尼 姑：“月朦朧”……姐姐，敗了敗了！西北街道有間當舖，一定是公差拿到當舖当了，事情渺茫，凶多吉少囉！

紫 鶯：（忙起）師父，如此是難以尋找了？

尼 姑：你回報夫人，命人到當舖查查看。

紫 鶯：如此，師父請了。

尼 姑：請了。

（紫鶯下。）

（張日文從後廳邊行邊玩上。）

張日文：師父，你的花園果然好玩。

尼 姑：先生過癮了。

（張日文走近香燭。）

張日文：有人求神嗎？

尼 姑：剛才有位女子，因遺失金釵，來問吉凶。

張日文：啊，有这等事，师父如何答复她？

尼 姑：簽詩上注，凶多吉少。

張日文：豈有此理，哈哈……（匆匆趕下）

尼 姑：這書生如此魯莽，在佛面前胆敢無禮，見个女子就追赶。哼，阿彌陀佛！（下）

（幕落）

第 四 場

景：大路上。

（紫鶯匆匆上。）

紫 鶯：（唱“嘆板”）忙帶簽詩回府堂，师父說凶多吉少，金釵如果覓不着，我紫鶯，不蹈火也要下湯！恨蒼天，屈我自小無爹娘，寄人籬下受苦楚，這時候，心中焦急如火燒，如何解得九曲愁腸。

（內聲：“站着！慢走！”）

紫 鶯：（唱“中板”）這時候，行來到這路偏僻，誰人追赶聲接聲，若是賊人起心斜，路途攔劫我不定，不妨輕步急趕行，若不是，碰着劫錢反傷命。（下）

張日文：（匆匆追上，唱）我在后追她前行，走得我流全身汗，為救人就苦不怕，如赶不上追到家庭。（白）站住！站住！（追下）

（紫鶯上，驚慌地躲在樹后；張日文追上，找到了她。）

張日文：你……你是拜佛的否？

紫 鶯：無……我不是拜佛的。

張日文：你不是拜佛的，為何攜帶香籃。

紫 鶯：我是……求菩薩的。

張日文：你不是拜佛，是求菩薩的，哈哈……也好，我問你因何求菩薩？

紫 鶯：这个……（旁白）这一客人如此無礼。（要夺路走）

張日文：姐姐，你不必害怕，我并非强徒，你可直說。

紫 鶯：唔，不是我求……

張日文：你剛才說你是來求菩薩，如今又說不是，是何緣故？

紫 鶯：你有所不知，我乃道府梅香，因失金釵，奉夫人命前去庵堂求佛。

張日文：啊，原來是道府梅香姐，失敬，失敬！

紫 鶯：不敢。

張日文：（旁白）果有这事，候我考問是否相同，然后才交还原物。（向紫鶯）我問你，堂堂道府，金山銀嶺，遺失区区一金釵，何必効神問佛？

紫 鶯：这一金釵非比尋常，全用金打，上有五粒大珍珠，是我夫人寿誕禮物。昨日我奉侍小姐到軍坡進香，不慎遺失，夫人將我罵打，今日又命我前來問佛。

張日文：啊，原是你夫人的金釵，查着了沒有？

紫 鶯：師父說凶多吉少，恐怕為衙門公差所拾。

張日文：如何見得？

紫 鶯：師父說，金釵掉在北方，但小姐并無到過北方，只知衙門公差是隨老爺從北方來的，因此疑是公差所拾。

張日文：（旁白）這丫頭可誠實。（向紫鶯）姐姐，可惜我未曾當公差。

紫 鶯：相公知道金釵的下落嗎？

張日文：（取出金釵遞與紫鶯）這可是你家夫人的金釵嗎？

紫 鶯：（接過一看）是，是，一點不錯。噯呀！多謝相公！（打揖）

張日文：不必。

紫 鶯：相公，你在何處拾着？

張日文：金釵落在那里，我就在那里拾的。

紫 鶯：（害羞）相公說得對。

張日文：姐姐，我昨日游軍坡，回家途中拾到，四處查問不着失主。

紫 鶯：湊巧得很，相公怎知我來求佛？

張日文：今日正逢清明時節，我來庵中游覽，師父相告，才得知的。

紫 鶯：（唱“中板”）感謝相公的恩德，還回金釵心喜歡，如不然，空挨受夫人打迫，今夜災殃又難免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敢問姐姐句話言，貴姓尊名何鄉境，來這傭工是何因，不隨父母團聚家庭。

紫 鶯：相公要問，真是一言難盡囉！（唱“疊板”）相公欲問，等女講起：女名紫鶯，無鄉無里，少年不幸，父母早死；听人騙賣，道府門閭，出外而來，已十外年。祖生血墳，全不知機，以致傭工，在人門閭；早晚听候，小姐身邊，吃人碗飯，受氣不已，夫人做人，無情無義，金釵失落，不查根機，就要奴婢，身受亂鞭，孤寒女兒，受盡凌遲！相公喂，苦命人只怨不死，吞聲忍氣靜靜哭啼。

張日文：（唱“中板”）听他語言好悲切，連我心中都難忍，看到她，从小父母已喪身，以致淪入這苦境，道府尤要理萬民，對待侍女心殘忍。姐喂你今旦，（轉“夾板”）把金釵，還夫人，她饒你，將罪免，日后你時時謹憶，小心免致禍及身。

紫 鶯：（唱）伺候她，暖和涼，不停歇，脚手輕，差錯不中他心田，粗柴重棍打全身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與小姐，相親近，奉侍久，有恩典，與她如姐妹同寅，对你應該有點恩。

紫 鶯：（唱）那小姐，劣品行，母八兩，女半斤，對儂如有愛心田，也不致遭這慘景，日梳洗，夜陪眠，鷄未啼，就起身，一日陪十二時辰，奉她母女如聖君，在府中，苦捱盡，空受屈，無處伸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日日要眼淚洗面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既如此，你何必，在府中，受苦冤，你來此有否親戚，去找寓宿理當應。

紫 鶯：（唱）出她府，志已決，因無處，能棲身，來這是他鄉異境，可惜儂舉眼無親。

張日文：（旁唱）听他言，實可憐，我日文，心難忍，天地造物太不平，屈人子孤苦伶仃。（向紫鶯）姐喂，在她家，不了日，須小心，你處境，回去暫好語好言，關防夫人起心偏。

紫 鶯：（旁唱）這相公，心一片，指示我，如血親，問查一件又一件，少見個人心這真。（向張日文）相公你，情義盡，還金釵，獻玉言，紫鶯這生憶心田，如何答謝你恩典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交还原物理當應，不用答謝小小事情。

紫 鶯：（留恋）相公！

張日文：姐姐！

紫 鶯：說了半日語，还未知相公是那里人，叫何名字，紫鶯此生不答，來世当报。

張日文：姐姐太挂心了，学生張日文，祖籍文昌，从师琼台書院。

紫 鶯：啊！原來是聖賢門徒。

張日文：当不得。

紫 鶯：相公，那琼台書院莫非就是城南清風亭旁边那間嗎？

張日文：是是，姐姐如何識的？

紫 鶯：我跟小姐出游文峰花園时从那边过。

張日文：姐姐倒有眼水。

紫 鶯：相公，我还有句語要問，請勿見笑。

張日文：有語直說無妨。

紫 鶯：（唱）相公喂，你家中多少兄弟，父母有多少年紀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双親年歲六十余，單生独养我自己。

紫 鶯：（唱）相公这深情厚义，令嫂真幸福齐天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姐喂，按回我，自小从未結偶絲，姐你称赞受不起。

紫 鶯：（唱）既若此，双親已歲深老年，早晚有誰照顧他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姐喂，貧家出不孝子弟，这个叫做無法子。

紫 鶯：（唱）何不娶嫂回奉侍，照顧翁姑好無比。

張日文：（唱）姐姐之言有情理，又只是，为求功名別鄉里。

紫 鶯：（唱）相公喂，屈女非丈夫男兒，与相公結拜桃李。（害羞）

張日文：（唱）願与我結拜桃李？（旁唱）看这女子的意